

清高宗的文化觀

姚安

以北京地區壇廟、苑囿、陵寢為例

清高宗乾隆皇帝主政的六十年間，清王朝國力鼎盛。他在繼承順、康、雍三朝統治成果的基礎上銳意進取、勵精圖治，秉承「敬天、法祖、勤政、愛民」的祖訓，施行「寬嚴相濟」的執政方針，文化開闢出新的事業成就。在乾隆朝的眾多文化遺珍中，壇廟、苑囿和帝王陵寢，作為經國載道的皇家建築，是乾隆大文化觀的綜合體現。

帝王修養 文化偉業

乾隆皇帝愛新覺羅·弘曆（圖一），生於康熙五十年（一七一二），他自幼接受了嚴格的宮廷教育，又蒙康熙、雍正二帝的悉心培養，文化造詣頗高。

乾隆皇帝幼年時就受到儒臣教其

滿漢文字和儒家經典。有文描述乾隆皇帝的功課：「朝有課，夕有程，寒暑靡間。」（註一）已而學有所成，「自《孝經》、《四子》、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戴禮》、以及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唐宋諸家之文，靡不淹貫；性天之微妙，

綱目之是非，政要之從拂，名儒名臣之論理論事，達人騷客之言憂言樂，靡不列眉指掌，而究其精詳。」（註二）

乾隆皇帝不但諳熟儒家經典，於詩文書畫亦均有造詣。一生作詩成癖，御製詩存世四萬餘首；其書法取法趙孟頫，兼習王羲之，於蘇軾、黃

庭堅、米芾、文徵明、董其昌等歷代名家也多有臨仿，有大量宸翰傳世；十九歲始習丹青，在〈御筆三餘逸興圖〉中乾隆題款：「林椿、邊鸞、黃荃、徐熙諸名家得意之作，無不規模殆遍。」（註三）



圖一 清 郎世寧、金廷標 乾隆帝寫字像 軸 縱100.2公分，橫95.7公分
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通過詩文書畫的長期浸染，乾隆皇帝的這種修養與氣質，影響著他的文化追求，加之其當政時國力日趨強盛，成就了乾隆朝的文化偉業。在他登極之後，對文化事業推崇備至——凡古籍、書畫、文玩的收集整理，詩文、樂曲、戲劇的宣導推進，無不悉心關切。如，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開始，組織大批學者大規模地搜集、整理、編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傾全國之力，歷時十年方竟全功，將古代浩如煙海的典籍加以薈萃。

乾隆皇帝雅好藝術，上行下效，無論宮廷還是民間，俊采星馳，對於整個社會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，達到了清代的巔峰。

承襲傳統 勃發新意

乾隆執政時間長，又以文治為盛，而建築是歷史的積澱，滲透著文化理念。在乾隆敕修的眾多建築中，以北京壇廟、苑囿和陵寢與皇帝的意志關係最為密切。

壇廟祭祀在中國古代社會有著重

要的地位和豐富的內涵。北京有「九壇八廟」之說。「九壇」指天壇、地壇、朝日壇、夕月壇、先農壇、先蠶壇、祈谷壇、太歲壇和社稷壇；「八廟」指太廟、奉先殿、傳心殿、壽皇殿、雍和宮、堂子、歷代帝王廟和文廟。北京的壇廟發端於元朝，到清乾隆時期最終確立格局。

「九壇」均始建於明，清入關後雖多有損益，但基本沿用。乾隆登基後，也將「九壇」全部承襲，以示對皇家統緒的傳承；且將各壇拓展、改建，以示進取圖新之意。以天壇為例，其修繕工程規模之大、歷時之久、耗資之巨、變化之繁，幾與重建無異。乾隆七年（一七四二）重建天壇齋宮。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重建內外壇牆，將原土牆改為城磚包砌，並將樣式簡化，使之更顯偉岸厚重。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改建圓丘，將其體量增大，同時把欄板、望柱改用漢白玉，埧地磚改用艾青石，並按陰陽五行學說，在壇中設天心石，四周以扇形石板環築，自內至外按九九制遞增。次年（一七五一）改建大享



圖四 清 乾隆 圓明園四十景圖之「正大光明」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

殿，將殿頂上青中黃下綠的三色琉璃瓦統一為青色，且因「大亨之名，與孟春祈穀異義」（註四），更其名為「祈年殿」。此後又重建皇穹宇，增修「圓丘壇門」，全部修繕工程直到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方告結束。（註五）修繕後的天壇，整個建築群煥然一新，蔚為壯觀。其餘各壇，除將安定門外的先蠶壇移建至西苑內，其它均未做徹底重建，而是全面整修——或拓其基址，或新其門窗，或增其設施，或易其瓦色，不一而足。（圖二）



圖二 天壇鳥瞰圖 作者提供

「八廟」中以太廟居首，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對太廟（圖三）大舉修繕，使之成為乾隆朝第一個動工整修的壇廟。據古建專家對太廟享殿大木結構的全面測繪和考察可知，「無論構架類型、構件材質、用材等級、彩畫形式等方面，均表現出典型的明式特徵。」（註六）表明享殿主體的木架結構自明代起未被改變。可見乾隆皇帝這次修繕完全遵照祖制，未改之前太廟的建築規制。此外，文廟於乾隆二年（一七三七）更換為黃琉璃瓦



圖三 太廟 范胎光攝

頂，雍和宮於乾隆九年（一七四一）改為喇嘛廟，壽皇殿於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由景山東北移建至正北，其它各廟基本原樣修繕而未作大的變更。

從九壇八廟的修繕、改造中可以看出，乾隆皇帝在尊崇祖制的同時，也有眾多開創性舉措；在整體上沿襲了傳統，而在個體壇廟上施以自己獨到的理念。

清代皇家園林修建的高峰期也出現在乾隆朝。北京西郊園林始建於金、興盛於明，又經清代康熙、雍正二帝經營，早已初顯勝觀。乾隆皇帝即位後，在繼承的基礎上加以完善。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）將香山的康熙行宮擴建為靜宜園，十八年（一七五三）進行了玉泉山靜明園的修葺。此外，繼續沿用康熙「避喧聽政」的暢春園，作為其母崇慶皇太后的園居之處。之後又擴建了雍正常年駐蹕的圓明園，作為主要的宸居理政之所，可以說圓明園（圖四）是他最為欣賞的皇家御園。

在對舊園沿用與改造的同時，新

園也得以大規模開闢。乾隆十五年，乾隆皇帝為慶祝母親六十壽辰而大興土木，在甕山圓靜寺舊址建園。先將山湖易名，更甕山為萬壽山，賜湖名為昆明湖。之後挖湖堆山，建大報恩

延壽寺，造各式園林建築，至二十六年（一七六一），建成萬壽山清漪園。至此，以三山五園為主體的西郊園林全部落成，標誌了清代在園林建築上最輝煌的成就。

在陵寢的選址與修造上，乾隆皇帝以前的三代清帝，已經在關內開闢出東西兩處皇陵，順治與康熙皇帝葬於遵化東陵，雍正皇帝葬於易州西陵。這種情況下，乾隆皇帝對「萬年吉地」的選擇便遇到了困境：若隨父親雍正帝選址於西陵，則後世子孫必紛紛效仿，群趨而西，東陵將遭冷落；若隨曾祖順治、祖父康熙選址於東陵，則西陵亦將日遠月疏而逐漸荒寂，恐違對父親的孝道。一念之差，事體重大。除東西陵外，他還考慮過兩陵的中間地帶，如房山、涑水等處。最終，乾隆皇帝還是決定將陵址選在東陵，並為後世子孫規劃了陵寢位置：其子帝陵在西，其孫帝陵在東，此後均照此「左昭右穆」之序，迭相輪轉。（圖五）

可見，乾隆皇帝在選擇陵址的問題上可謂用心良苦、思慮周全。

乾隆八年（一七四三）二月初十日丑時，裕陵正式動工修建，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年主體竣工，成為中國帝王喪葬史上獨特的規制和景觀。（圖六）

概覽乾隆朝壇廟、苑囿和陵寢的修建，既是對傳統禮制的吸收，又是對舊例的突破；既沿襲前代經典，又不拘泥於成制；在繼承發揚的同時，又屢有創新之舉。

全面融合 蔚為大成

乾隆時期，民族融合、南北互通、中西交匯、儒釋道並立，各式文化的空前繁榮，在壇廟、苑囿與陵寢建築中均有體現。

「九壇八廟」之一的雍和宮是民族融合的最佳代表。雍和宮所處之地是明代內官監官房，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）賜予皇四子胤禛作為府邸。胤禛被封為親王後，即稱「雍親王府」。乾隆十年，將其改造為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，仍保持著山門、鐘鼓樓、天王殿、正殿、藏經樓這一漢傳佛教寺院佈局。同時，寺院的門窗



圖六 清裕陵鳥瞰圖 范胎光提供

區的歷代名園。如圓明園西湖十景，既仿其形，又用其名；仿海寧陳氏隅園，將四宜書屋改建成安瀾園。新建

殿飾、法輪殿頂五塔等，又吸收了藏式建築特點。雍和宮成為北京藏傳佛教活動的重要場所。

堂子（滿語作 tange），是具有滿族特色的祭祀之場所，其建築與祭



圖五 禮恩等奏 東陵全圖 故宮1185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長春園中，也有仿杭州汪氏園林的小有天園和仿南京瞻園的一如園。獅子林以石為勝，從乾隆皇帝的吟詠詩篇，確可感受到它的不凡：「一步一奇極變幻，眼底神情乃畢露。」（註七）其實在「三山五園」中，除了用於聽政和接見臣工的殿堂外，大部分景區都運用了江南園林的藝術手法，代表了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精華。

乾隆時期的皇家園林，不僅仿建全國園林佳作，聚合天下名園於一區，而且還吸取了西方古典園林之精華，實行中西合璧。以長春園為例，其北部有一群著名建築——西洋樓。（圖七）由外國傳教士郎世寧、蔣友仁、王致誠設計呈有規則的幾何形構圖，表現西方藝術的特點，但某些佈置裝飾又揉合了中國的傳統手法，如積石堆山、重簷屋頂等，體現了中西建築藝術在此彙集成完美的一體。

尊儒、敬佛、兼道的乾隆皇帝，在他的陵寢中得到展現。首先，裕陵選址兼顧東西二陵，加之昭穆之制的製定，體現了儒家孝道思想的實現，儒家所遵循的「事死如生」、「事亡如

祀儀式與漢族多有不同。昭槤《嘯亭雜錄》載：「國家起自遼沈，有設竿祭天之禮，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空，名曰：『堂子』：既定鼎中原，建堂子于長安左門外，建祭神殿于正

中，既匯祀諸神祇者，南向前為拜天圓殿，殿南正中第一重為設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。」又據吳振棫《養吉齋從錄》記載：「順治元年，建堂子于長安左門外，玉河橋東。元旦必先致祭於此，其祭為國朝循用舊制，歷代祀典所無。又康熙年間，定祭堂子，漢官不隨往，故漢官無知者。詢之滿洲官，亦不能言其詳，惟會典諸書所載。」乾隆十二年，高宗上諭莊親王允祿等修纂《滿州祭神祭天典禮》，雖乾隆皇帝對漢文化多有承襲，但對其本民族舊俗的祭祀仍十分重視，保持滿族的薩滿文化傳統。

北京西山的「三山五園」則是南北互通、東西交匯的典範。在中國園林藝術史上，往往用「北方皇家園林」和「江南私家園林」來概括中國園林的兩大類型。如從園林流派來衡量，這兩大類型在乾隆時期的「三山五園」中，已經合而為一了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每巡必過蘇、杭、揚、寧，遍覽江南名園。回京之後，在擴建圓明園的工程中便大量應用了南方的園林藝術，甚至直接仿造蘇杭地



圖七 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

存」的觀念，在裕陵的厚葬行為中也得到表達。其次，對佛教的尊崇也體現在裕陵建築中。陵寢大殿東暖閣被闢為佛樓，此後，凡清朝帝陵東暖閣皆設佛樓，成為定制。地宮內刻滿四大天王、八大菩薩、五方佛、二十四神佛等，以及多達三萬字的佛教經文，這些雕刻共耗費三年方告完成。



圖九 清裕陵乾隆地宮石雕北方多聞天王 范貽光攝



圖十 清裕陵乾隆地宮石雕穿堂券24佛之一 范貽光攝

餘力的研求，以致屢屢超出祖制：地宮內雕刻經文佛像、非首陵而設石像生、隆恩殿建佛樓、沿途行宮的修建、昭穆相建的制度，使得清代的陵寢制度在這一時期完備定型。（圖九、十）

通過壇廟、苑囿、陵寢等建築，可以管窺乾隆皇帝的大文化觀——繼承傳統又創變求新，力促融合而終集大成，注重形式更富於內涵。且將這些文化舉措盡其所能延及後代、形成制度。

乾隆即位時，清朝已立國百年，各項制度初具規模。其自幼隨乃祖乃

父薰陶浸潤，故敬祖制而重承襲；青年登基、意氣風發、樂事勸功，故勇於創新、銳意求變。乾隆執政時國土空前遼闊，民族成分複雜，民族融合、南北互通已成趨勢，乾隆以高度自信，順應時代潮流，促成文化融合；此時帝制社會發展到極致，傳統文化薈萃，爭奇鬥豔，乾隆以其對文化事業獨到的心得，兼以統攬全域的魄力，取得了集大成的文化成就。乾隆時期經濟雄厚、社會繁榮，皇帝本人喜好華美，故在文化建設上極重

宗教各方面的融合，在壇廟、苑囿和陵寢建築中表露無遺。正是這種全方位、多角度的融合，使乾隆朝的文化得以集時代之大成。

內涵彰顯 制度形成

壇廟、苑囿和陵寢，在其建築形式、規制功能等方面的傳承與創新、融合與總結，只是乾隆時期文化發展的外化表現，而在這背後又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內涵；最終文化逐漸沉積，形成制度，延及後世。

乾隆皇帝對壇廟的翻修和對祭器、禮樂的變更，更加突出了它的象徵作用。其以對古禮進行更為嚴格地詮釋和對建築更為恢宏的表現，表達了他「敬天法祖」的虔誠心願，以期國祚的綿長久遠。乾隆七年成立「樂部」，下轄「神樂觀」，後更名「神樂署」，專司祭祀樂舞；乾隆十一年敕修《御製律呂正義後編》告竣，書載樂譜、樂章、樂器，以及舞譜、舞具圖例，將宮廷祭祀樂舞規範化；乾隆十三年製定《欽定皇朝禮器圖式》，對祭器名稱、形制、尺寸、顏

色、材質都做了嚴格規定，使各種祭器名實相副。乾隆朝始將祭天大典確定為九項儀程，將「中和韶樂」舊辭重改，表現為更加注重禮儀，更加遵循漢文化，稽古考究。

乾隆朝的皇家苑囿，在其審美功能以外，還有更深刻的文化內涵。中國古代社會以農立國，重農勸耕被視為國家要務，這也反映於苑囿設計中。如圓明園四十景中的「多稼如雲」和「北遠山村」（圖八），就打造出一派山野風光和農耕景象，含有不忘稼穡艱難，企望豐收有年的涵義。其意盡在乾隆詩中：「稼穡艱難尚克知，黍稷稻禾下入嘯詒。弄田常有倉箱慶，四海如茲念在茲。」（註八）

乾隆朝苑囿中，「勤政」之名的宮殿比比皆是，如圓明園、清漪園、靜宜園等，其中皆有勤政殿或類似場所。乾隆恪守「勤政」的祖訓，在皇家園林中也有被專門闢為理政和召見外藩朝臣的場所。因此不能否認，乾隆修造的皇家園林，在滿足審美需求之外，也具有其政治作用。

至於陵寢，乾隆對陵寢修造不遺

形式，善於外化；同時，乾隆以高超的文化造詣，加之繼承前代帝王的遺產，因而在文化事業中體現出深厚內涵。總之，清高宗文化觀的養成，是由其所處的大時代背景和個人的性格修養所決定，其文化事業惠及當時，影響後世。●

作者為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員

註釋

- 1.（清）愛新覺羅·弘曆，《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》張廷玉序，清乾隆間寫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2. 同註一，顧成天序。
- 3.（清）梁詩正，《石渠寶笈》卷一十（御筆三餘逸興圖）乾隆題款，清乾隆間寫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- 4.（清）昆岡等，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卷八百六十四，光緒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。
5. 姚安主編，《天壇志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二〇〇六，頁三十二、三。
6. 郭華瑜，〈北京太廟大殿建造年代探討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二〇〇二年第三期。
- 7.（清）于敏中，《日下舊聞考》卷八十三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，頁一三八八。
- 8.（清）唐岱、沈源，《圓明園四十景圖詠》，北京：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，頁一四。



圖八 圓明園四十景之「多稼如雲」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